



G 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15年跑成“金牌司机”

本报记者 李逸萌

“您好！我是配送司机孙志田，您的货物现在开始配送，大概两小时到。您看合适吗？”左手拿着配货单，再次核对货物，右手拨通客户电话确认时间，每次出车前，孙师傅都要重复这样的基本操作。

作为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城市配送司机，驾驶近30年的孙师傅已经在福州的道路上跑了15个年头。今年春节，他第9年选择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。

从业以来，他始终坚守12字原则——安全第一、技术过硬、吃苦耐劳。从货物码放顺序到提前规划出车路线，他认真负责的态度体现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。常常有客户“点名”请他配送，他成了圈内小有名气的“金牌司机”。

去年除夕夜，盛辉物流集团接到通知，要将一批防疫物资配送到连江、罗源、长乐以及福州各大指定医院。“让我去！”原本不值班的孙志田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立刻找到主管请示。

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，孙志田出发了。淅淅沥沥的小雨中，路况并不理想，当他运完最后一批防疫物资时，已是凌晨4点。

事后有人问他，去这些地方你担心吗？他说，担心肯定有，但是人都在坚守，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

实际上，这并不是孙志田第一次承担急险重任务。“我是退伍老兵，让我去！”他总是这样说。

2016年，闽清发生水灾，当时前方情况并不明朗，孙志田主动请缨，运送物资到受灾严重的村庄。当物资安全抵达，下车后，洪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。他丝毫没有犹豫，下车将物资一件卸下来，送到村民手中。

他先后带出了6名徒弟，每次当车队队长把新的驾驶员交到他手上，他总是告诉他们：“要有安全第一的思想、技术过硬的本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。”

从事交通运输服务行业，每天和形形色色的客户打交道，把客户的货接回场站，再把货送到客户手中。面对这些繁杂的工作，孙志田从不抱怨，他总是说，“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一样，咱会开车就踏踏实实把车开好。”

2020年，孙志田入围由交通运输部、公安部、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0年百名“最美货车司机”。

制药车间的设备“医生”



赵春青 绘

本报记者 李丰

洗手、消毒、穿白大褂……早上8时，略带寒意的晨风还未吹醒晨雾，陈圣彦已做好“全副武装”，走进贵阳济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车间，轻车熟路地给他的“老搭档”“把脉”。

接通电源、扭开胶囊填充机开关，将参数调到30Hz、打开机器后盖、摇动盘车，让空机器转两圈。陈圣彦是公司生产部车间一线班组长，开工前检查两台填充机是他每天必做的“规定动作”。15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早已让他对每一台设备了如指掌，对每一个检查步骤都烂熟于心。

“车间里的两台机器一天要承担200多万颗胶囊的生产任务，检查设备和调节参数至关重要，我只放心把机器交给它。”生产车间负责人穆敏说，“别人调不好的，陈圣彦都能调好。”

其实，陈圣彦在校时学的是药学专业，对机器操作并不熟悉。为了摸清机器性能，那段时间，他每天都第一个来到公司，检查设备、练习操作，有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傅、上网查资料，还把说明书带回家仔细研究。

在生产线上，陈圣彦需要每隔10分钟加一次空心胶囊，生产任务检查设备和调节参数至关重要，我只放心把机器交给它。”生产车间负责人穆敏说，“别人调不好的，陈圣彦都能调好。”

“对于当代人而言，这样潜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几乎是‘奢侈品’。文物修复没有捷径可走，唯有在时光的‘小火慢烹’中累积经验，这，让不少年轻望而却步。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，我



本报记者 李娜

“青铜尊在埋藏前已经被砸坏，缺失部分未来将通过泥塑、制膜等方式进行修复，预计完成表面清理、取样、尊内CT探明等环节后，修复时间在半年左右。”3月24日，三星堆“上新”热度持续不减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，见到了连续高强度忙碌多日的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，他通过手机照片向记者介绍着一件三号坑出土青铜尊的清理情况。

照片中，高70余厘米的青铜尊“平躺”在操作台前，郭汉中目光专注、眉头紧锁，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覆土，沉睡千年的精美纹饰清晰可见，这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最大青铜尊。

16岁入行至今，郭汉中修复的文物超过6000件，三星堆青铜神树、青铜大立人像等文物重器经他的手以近乎完美的姿态重见世人。

最新的发掘成果让郭汉中热血沸腾，更多新文物的出现意味着更多汲取养分、积累经验的机会，这也是文物修复工作最让他着迷的地方，“让残损的文物重新‘复活’，每一次漫长的摸索都仿佛是穿越时空、跨越千年向古人讨教。”

静下心、坐得稳

3月20日，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阶段性成果发布，消息一出举世瞩目，守在博物馆外的各路记者，还有暴涨的游客到访量，都让郭汉中感到无比幸运——当人们翘首以盼时，他却可以第一时间近距离接触文物。当然，压力也随之倍增。

这不是郭汉中第一次见证世人对三星堆的关注。

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三星堆横空出世，3000年前的神秘古蜀文明引发轰动效应，不过，当年他只是懵懂的考古学徒工，与今天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技术带头人的身份相比，肩上的担子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过去30余年里，郭汉中参与了三星堆一、二号祭祀坑文物的出土发掘工作，主持修复了各类青铜器、玉石器和陶器，包括青铜纵目面具、青铜大立人等国家珍贵一级文物。

与三星堆文物对话

最传统的办法，根据碎片断裂缝隙结构，最大程度对神树残片进行拼接愈合，修复周期前后长达近7年时间。

“文物修复不是创造性工作，必须尊重历史，所有断裂处茬口必须吻合无争议。”郭汉中告诉记者，每一件器物的复原都需要修复者静下心、坐得稳。

“这是一项孤独的工作，充满神秘，带来快乐，给予内心洗礼，它会告诉你，怎样去认识世界，面对生活。”郭汉中对文物修复有着特殊理解。

邂逅远古文明的“学艺苦旅”

1984年，16岁的郭汉中带着对考古的好奇，扛着锄头跟随省考古队进入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现场，由此开启与远古文明的奇妙缘分。

然而，文物修复技术的习得并不容易。清洁、拼接、整形、补配、做旧等六大工艺环环相扣，每一步都需要过硬的技艺、十足的耐心与专注，这其中还涉及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博物馆学、鉴定学、金石学、金属工艺学、化学、美术鉴赏学等多学科、多工种的融合。

只有初中学历的郭汉中如何补齐这些短板？“我运气好，接触到了很多大师级专家，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请教。”郭汉中坦言，最初只想找一份谋生的工作，未曾想觅得一生的事业追求。

随着工作成绩日渐突出，他受到了诸多业界大家的关注和指导，雕塑大师赵树同、陶瓷研究专家毛超群、文物修复专家赵家英……郭汉中开玩笑说，“要是把所有对我传道授业的老师名字都列出来，一张纸都不够呢。”

“勤快聪明。”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前站长陈德安这样评价郭汉中。师从郭汉中18年的文物修复师王丽则认为，“老师非常有天赋。”

“每一次修复都必须心怀敬畏，在有十足把握下动手。”郭汉中说，灵性与天赋的背后，是经年累月的下苦功。

为锻炼操作水平，他非常注重细节，不仅在磨练中熟练掌握了各种修复方法，还创新探索出塑形雕刻、黄泥石膏翻模、浇铸铜铸件等操作法和“铜补铜”等先进工艺。

“学无止境。”53岁的郭汉中感慨近些年行业变化之大，作为历史考古末端环节，文物修复从最初的几把手术刀，到后来的电动工具、新型材料、技术、理念不断更新，为修



复工作带来更多可能，他时刻保持着学习紧迫感，不让自己掉队。

让更多人品读历史的符号

“历史长河中，我们都是匆匆过客，人这一辈子，能把一件事情做好，就不辜负来到世间这几十年。”郭汉中说，每当走进博物馆，看到陈列厅里自己修复的文物作品，内心都会产生极强的职业成就感。

在他看来，文物修复就像拼图，只有在最后一枚碎片复位后，才能够完全读懂这些历史的符号。沉浸于器物、纹饰的千变万化，郭汉中常常会被古人的精巧技艺所惊艳，对古代匠人产生由衷敬意。

在他心中，最完美的修复就是竭尽全力洁净复原、最大限度地把器物本来的信息保留下来，“修物实为修身，修艺也是修心，我修复文物，时光也修炼了我，半生追逐，乐在其中。”

采访中，郭汉中分享了一件多年前与恩师杨晓邬的趣事。

1988年，一个下雨天，他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，站在一旁的杨晓邬打趣说，“小郭，学技术要鼓劲儿学，学到的手艺都是你的，谁也偷不走。”

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影响了郭汉中的整个职业生涯，“学为所用，自当不遗余力”。

“工作时，时常觉得时间是静止的，不知不觉间都有了白发。”工作之余，郭汉中悉心传技，为四川省内成都、绵阳、德阳等地区的博物馆、文管所培养了一批文物修复技术人员。

“这个工作熬心，愿意做的人不多。”郭汉中告诉记者，文物修复工作专业跨度极广，高校毕业生进入岗位后仍需漫长的磨砺，工艺技法主要靠师承延续。他从1992年开始带徒弟，但最终能留下成为专业修复师的人并不多，该行业也面临人才断档的问题。

“6个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举世瞩目，对于文物修复工作者，意味着更重的责任。”郭汉中希望，未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，把这门手艺发扬光大。（制图：陈子焱）



G 人来人往

匠心要靠“小火慢烹”

李娜

前几年，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走红网络，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得到极大关注，但每一次出镜，王津都希望自己做文物的“男配角”，在他看来，发挥出钟表的最佳“演技”才是他的本职工作。和王津一样，郭汉中也更愿意躲在文物后面，做一名沉默的时光匠人。

对于当代人而言，这样潜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几乎是“奢侈品”。文物修复没有捷径可走，唯有在时光的“小火慢烹”中累积经验，这，让不少年轻望而却步。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，我

国有1000多件待修复文物，而文物修复工作者却只有2000多人。此前，高考高分的钟芳蓉“追星”偶像樊锦诗报考北大考古学专业，一次普通的个人专业选择，竟引发“有没有前途，值不值得”的社会讨论。

好在，在这个世界总有人坐“冷板凳”，譬如郭汉中，不仅经年累月地修文物，更身体力行影响许多人。

在郭汉中动辄以“年”为计算单位的修复时光里，每一件“重生”的文物，都像是与先人穿越时空的协力之作。没人知晓古代匠人在铸造器物时是否对后人怀有期待，但在文物修复这场联通古今的接力中，匠心之赤诚薪火传承。



此图为受访者提供 左上图为本报记者李娜拍摄

天山脚下，一群建设者正为建设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昼夜奋战——

在超级隧道里掘进

亘在于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中间的重要关口。

“要翻越胜利达坂，若在夏季可以开车走国道，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；若是徒步则要将近12个小时；天山胜利隧道贯通后将直接缩短至20分钟，且安全系数大大提升，全年24小时可通行。”中交二公局天山胜利隧道项目总工程师毛锦波说。

但是，隧道施工面临海拔高、气温低、氧气稀薄、地质条件复杂、工期紧等诸多棘手难题，寻常的问题在天山脚下会被放大数倍。

项目开工前，隧道施工组织是首要技术难题。

“刚来项目时，做梦都在寻找最优的施工组织方案，只要想到不同方案，半夜都会爬起来计算确认。”毛锦波告诉记者，工程越复杂、特点越突出，越需要找到最佳施工组织方案。

“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，反复分析成本、进度、安全、质量，通过线性方程拟合，将相关系数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，根据细微差别对比，终于发现了隧道的最优间隔施工距离为800米左右。”毛锦波指向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平面施工图，解释他发明的“长隧超短打”技术的施工原理。

利用TBM快速掘进的效率优势，在每个

车行横洞处开辟主洞的辅助工作面，以相邻车行横洞间距800米为施工段，将整条隧道进行切割，这就是“长隧超短打”。

这一技术的发明，不仅为项目实现了降本增效，填补了国内隧道施工技术空白，更是将工期从72个月缩短到52个月。

了解设备比女朋友还多

隧道越长、施工难度越大是行业内的共识，将隧道掘进机应用于高速公路山岭隧道，这在国内尚无先例。

“我们前后做了很多测算、比对，最终这个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论证，还申请了国家专利。”中交二公局天山胜利隧道项目经理李亚隆说。

“TBM是项目的关键生产力，也是国内高速公路隧道首次使用该技术。”今年32岁的TBM队长陈立强告诉记者。

“陈队长，昨晚主洞爆破，大量碎石飞溅，导致中导洞堵塞，隧道内的高压线也掉落了，无法继续掘进。”3月19日一早，正在用餐的陈立强接到电话，匆匆放下碗筷，直奔现场。

头戴红色安全帽，身着金色反光衣的陈

立强从车上一跃而下，大步走向隧道内，在爆破现场来回检查，仔细确认。

“堵塞是正常的，高压线是因为爆破震动意外掉落，没有漏电现象，清理通道吧。”陈立强语气坚定。当通道清理完成、高压线再次安全投入使用后，陈立强才从隧道出来，此时已是中午12时。

在隧道里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，对于陈立强已是家常便饭，他熟悉隧道里的每一位工人，每一个机械，“天天陪伴，比了解女朋友还要多。”他笑着说。

00后殷继刚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，来到隧道工地工作已有3年时间，负责项目物资机械调度，长期在隧道口的预制场内工作。

隧道外气温常年在零摄氏度左右，最冷时会达到零下40摄氏度，即便场内有地暖，也抵不住天山的寒冷，殷继刚身上常裹着一件迷彩棉服。

这些天他正在为组装新龙门吊而忙碌。“这是一个小型龙门吊，专门用于预制场材料的装卸，是场内的‘大力士’。”谈起机械设备，殷继刚有说不完的话，“项目上有多少机械，啥时进场啥时出场，我都清清楚楚。”